

◎ 戮力齊心

【釋義】 齊心合力，團結一致語出《墨子·尚賢中》。

【近義】 同心僂力、齊心戮力、戮力一心、戮力一意、戮力同德、戮力同心、畢力同心、同心同德、同心協力、齊心協力、群策群力

【反義】 各行其是、各自為政、各懷異心、離心離德

【典故】 墨子，名翟，戰國時魯人，提倡兼愛、非攻、節用等學說，主張消弭戰爭，宣揚和平，自成一家之言。〈尚賢〉篇中，墨子主張當政的人要以尊敬賢者、任用有能力的人作為為政的根本。這個道理不只墨子提倡，古籍有言：「求聖君哲人，以裨輔而身。」〈湯誓〉篇也說：「聿求元聖，與之戮力同心，以治天下。」意思都是要任用賢能的人，和他們齊心合力來治理天下。後來「戮力同心」被用來指齊心合力，團結一致。

【用法】 齊心合力，團結一致。用在「共同奮鬥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眼前的難關，只有靠大家戮力同心，才能度過。
2. 為了洗清失敗的恥辱，全員都得戮力同心，以便在下次比賽贏回獎盃。

◎ 母親的愛，化做暖暖的麵包香

摘自：商業周刊第 1065 期，作者：王茜穎

二〇〇八年四月初，三個台灣麵包師傅——曹志雄、吳寶春和文世成，在素有麵包界奧林匹亞的「樂斯福盃麵包大賽 (Coupe Louise Lesaffre)」奪下世界銀牌，站在中間個子最小的吳寶春，還拿下歐式麵包的個人優勝。

如果你問這位身高一百六十公分出頭的麵包師傅：這場比賽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麼？他會告訴你，是他到法國的頭一晚，遇見了人生的第一場雪。二十多年的奮鬥血汗，彷彿結晶成一場雪花，在巴黎北部的小鎮輕輕落下，「這是我用自己努力爭取到的一場雪！用二十幾年爭取來的……。」這場雪，他等很久了。

吳寶春，民國五十八年出生於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。他十二歲時父親過世，寡母隻身扶養八個孩子，到處打零工。個子瘦小的媽媽幫忙採鳳梨，每次都很賣力的背了十多顆鳳梨走幾百公尺的路。除了採鳳梨，也幫人家採甘蔗、種稻、晚上有流水席她也去幫忙端菜，後來為了翻新茅草屋，又扛下三十多萬元的債務，但從來沒喊過一聲苦。

因家裡沒錢讓孩子繼續念書，哥哥們陸續到外地當學徒，吳寶春也在十七歲時離開故鄉，到台北當學徒，出發前，他最遠只到過屏東市。

媽媽為他買了一張最便宜的慢車票，身上帶著五十塊錢、一小包換洗衣服，吳寶春終於來到台北火車站，繁華的都市在眼前展開，他驚嘆，全是以前沒看過的新奇事物。

第一個落腳處是木柵菜市場後面的麵包店。剛到沒多久，師傅發現這孩子身上只有五十塊錢，買五個麵包就沒了，怎能撐到發薪日，因此借了他一百塊錢，靠這一百塊錢，他度過了第一個月。雖然老闆供吃供住，但居住環境相當惡劣，吳寶春笑說自己住的是「鬼屋」，樓下是牛肉麵店，從一旁陰暗的樓梯上去，約六坪大小的通鋪擠了四個人，昏暗、潮濕、油煙、爬滿壁癌的牆壁會反潮，睡到半夜還有蟑螂從身上爬過去。

個子小的吳寶春被師傅暱稱為「細漢仔」，每天清晨三點起床，晚上九點收工。睡眠惺忪的爬起來後，開始把前一晚整理好的數百個蔥花、波蘿麵包發酵、擺盤，因為還是個孩子，個子太矮，只好站在沙拉油桶上面，把烤盤送入烤箱，但因為個子還是太小、烤盤太重，常不注意就燙傷手臂。回憶過往時，吳寶春不自覺的來回摸著兩邊的上臂，傷痕早不見了，但那個痛似乎忘不了。

「這途金艱苦，」啟蒙師傅張金福回憶，但最小的吳寶春每件事都會撿來做，搬鐵板、削馬鈴薯、切蔥、備料、各種打雜他都肯做，當其他人下班後要去玩、交女朋友，他卻每天留下來，用剩下的一小塊麵糰，開始自己練習麵糰、搓麵包。

每個月放兩天假，他就搭著慢車回家，往往到家時已經晚上十一、十二點，媽媽已經睡了，「什麼苦我都忍下來，只要回來看到媽媽在睡覺，我就安心了。」他說自己是一艘「漁船」，在外面捕魚，媽媽是他的「港口」，船靠了岸，心就安了。

當時，六十幾歲的媽媽還要出去工作，聽鄰居阿姨說，媽媽常在工作時體力不支，吳寶春對自己許下諾言：不要讓媽媽外出辛勞工作。他幾乎把所有工作賺來的錢都寄回家。當學徒時，一個月有六千元薪水，他寄四千元回家，當薪水漲到八千元，他就寄六千元回家，他永遠只留下兩千元給自己。退伍後，他拜了一個有名的師傅，那半年，他將月薪通通寄回家，自己跑去兼差洗車，賺生活費。每天下午四、五點麵包店休息後，他就跑去洗車，洗到晚上八、九點才回家睡覺，因為沒戴手套，長時間觸碰藥水，他洗到雙手破皮流血。但這些還不夠，想出人頭地，師傅張金福告訴他：你要不就做大老闆，不然就要做大師傅！

熬了四年半的學徒，他終於當上師傅，又過了些年，他還當上了台中三家大麵包店的主廚。但就在他爬上山頂時，時代的風向卻吹起變化。以前麵包不會分好不好吃，也不需要太多創意、變化，有做就有賣。然而，隨著所得增加，消費者的口味開始精緻化，講求口感、風味、創新，面對這記變化球，以前師傅傳授的成功方程式不再奏效，銷路下滑。

此時，他卻聽到一個門外漢，之前賣過進口高級音響，沒當過學徒，光靠自己看書、實驗，才兩年就開了家麵包店。而且聽說，這個人的麵包很醜，店還開在巷子裡，卻在短時間內，讓醜麵包大熱賣，甚至有客人買不到，居然還求店家：「有沒有冷凍的，拿來賣我。」吳寶春不敢相信，「哪有這種事情！」

究竟什麼叫做好吃？吳寶春帶著好奇，謙卑的向這位「門外漢」請教。他帶著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給堂本麵包店主廚陳撫光吃，沒想到他當著其他人的面，吃一口就丟掉，「歹吃！」原來，秘密在味覺。

味覺的盲點起於成長背景的差異，陳撫光出身醫生世家，他吃的是美食、聽的是進口音響，他知道什麼叫做享受生活。反觀麵包師傅出身刻苦，唯一的娛樂是下班後大家約去吃海產攤、大口喝生啤酒，從未享受過精緻生活，自然也無法想像紅酒、墨魚原來能放入麵包。

為了訓練吳寶春的味覺，陳撫光帶著他四處吃美食，好吃的飯店、私人招待所、法國菜、紅酒加起司這些都是他不曾去過的地方、吃過的菜色，「原來這些可以當食材！」陳撫光也帶他去吃有名的路邊攤、滷肉飯，簡單的東西裡有深刻、迷人的美味。

懂得吃，還要懂得美的生活。陳撫光教他聽古典樂、爵士樂；教他品酒、帶他去紀伊國書屋買日本專業烘焙書；帶他研究各式食材、甚至嘗試種植的興趣。為了看懂這些日文書，過去不愛念書的吳寶春，還跑去學日文。在書中他開始認識了微生物，發現原來看不見的東西居然能創造奇妙的風味，他實驗用裸麥培養老麵，但微生物的反應很微妙，失敗的次數不夠多就不行，他就曾因溫度太高或太低、桶子的消毒不徹底等原因，導致老麵的死亡，試了三年，終於讓他試出來。

那一桶老麵成為他在亞洲盃與世界盃中的利器，但因為老麵生活的溫度要維持在九度C，在氣溫接近零度的法國，吳寶春只好把老麵帶到浴室，在浴缸裡放滿熱水，營造一個蒸氣室，保持溫度。半夜裡溫度下降，他還要爬起來換熱水，而且每八小時要餵養一次麵粉和水，以免酵母菌餓死。

世界盃前一個半月，法國突然寄來新的比賽規則：要求歐式麵包項目（由吳寶春負責）要在八小時內做出十一種麵包，共二百五十一個。「怎麼那麼多？怎麼做得出來！」所有人都嚇到了，這麼大的量，一般需要十二個小時呀！這場馬拉松賽，教練施坤河說：「吳寶春的挑戰最大。」如長棍麵包，每根尺寸要在五十五到六十公分之間，他要以穩定的手感，把速度從原先的一分三十秒，練到用三個手勢，十五秒內完成。

方法沒有別的，只有像運動員一樣，一直練、一直練，練到閉上眼睛也要能做出來。每週至少一天，晚上六點下班後，他隻身一人在偌大的廚房裡練到凌晨三點。「有時，真的很苦，但想到媽媽，我就不會覺得累。」他語氣哽咽，「媽媽給我一股力量往前衝……。」

三月二十九日，所有選手聚集到巴黎北部的選手村，天氣雖冷，空氣中卻充滿煙硝味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這次比賽三大種子隊之一的日本隊，是由有上百家連鎖店的東客麵包店與神戶屋主廚、帝國飯店主廚，以及二〇〇二年拿到世界冠軍的日本選手所訓練出來的菁英隊伍。「他們看都不看你，」吳寶春記得對手的氣勢，台灣隊則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國際賽事的小隊伍。

三月三十一日，台灣隊正式上場，在面前放好碼表，八小時倒數開始。第一個難題：把所有的麵粉標籤拿掉，不同廠牌麵粉需水度不同，你是否能臨場判斷，調出你需要的比例？接下來的八小時，吳寶春以小跑步在全場穿梭，因為機器設備只有一套，三人的每一個動作，都必須像精確計算時間的芭蕾舞，快速、優雅、但不能相撞，任何閃失都會影響到後面的步驟或其他人。

八小時，沒人喝一口水、或離開上廁所，拚盡全部的力氣，終於在倒數三分鐘前完成，整場歡聲鼓掌。台灣是當天第一組完成的隊伍，在十二隊國際隊伍裡，只有六隊順利完成，連日本隊都沒有完成。

清明節那天，他帶著獎盃回台灣，但媽媽已在六年前過世。「我心裡有一個遺憾，」三十一歲成家那天，媽媽還在人世間，他多希望當時媽媽看見的不只是他成家立業，還能看到他出人頭地，無奈那時他只是一家麵包店的小師傅，他自問：「是不是我努力不夠？」結婚那天，他帶著淚光上台獻唱了一首歌給媽媽，是阿吉仔的「母親」：

媽媽的目屎 滴滴隴是愛
有時流下來 有時吞腹內
歡喜也目屎 艱苦也目屎
歡喜咱成功 艱苦咱失敗
老母疼子是天安排 不通當做老母是奴才
你那失去了母愛 親像孤帆遇風颳……

四月十日，他回到了屏東老家。走在故鄉的路上，到處都有人打招呼，鄰居阿姨也笑說：「最近常在電視上看到你喔！」吳寶春黝黑的臉似乎有些泛紅。出國比賽前他曾向天上的媽媽許下心願：「請媽媽保佑我比賽拿冠軍，我會拿獎盃回來給妳拜拜。」如今，他虔誠的合掌敬拜：「媽媽，我拿世界冠軍回來看妳了。」

◎ 第十一車的故事

元宵節那天，我從新竹搭乘 106 次復興號回台北，在車上遇到多年來乘火車未曾有過的經驗。

列車還未到中壢時，播音系統突然傳來列車長的聲音：各位旅客，十一車有一位老先生突然抽搐昏迷，車上如果有醫生或護士，請到十一車協助處理。

過不久，陸陸續續見到有三位小姐往十一車伸援救助，一位年輕的小姐看來還像護校學生的模樣，乘客間交頭接耳地討論著，碰到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。

列車快到中壢了，又傳來列車長的播音：「各位旅客，剛才由於幾位醫師與護士的協助，十一車的老先生已經甦醒了，謝謝大家的幫忙與關心！」

老先生的孤獨行程，在奔馳的列車上，碰上人生的意外狀況，幸而有鄰座乘客的察覺，及許多好心人士的適時施援，終能轉危為安。對於那位素昧平生的列車長，我認為他的處置相當得宜；而那些醫護人員，救人第一的表現，精神也令人肯定。

這個社會其實還是充滿人情味的，這次火車上的溫馨見聞，至今仍在我腦際縈繞。